

集部

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内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虚靜明遠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于無為而著于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内外之道雖殊而同出于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内外一言而盡内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起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

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豈能强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闇蔽不照之累天之全授于我者全得之而已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為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于庶人其别蓋多矣彼其為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為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于庶人登山者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强立者出入上下無所

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别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為聖賢之别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强弱之異故人之善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新添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盖孟子甞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為性善之說其有救乎當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揚子曰善惡混揚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為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為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為惡者聖人察

之無不極其徹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繇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關于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徹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于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為下愚所以為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于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也昔者顏子之于孔子蓋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顔子之力幾弊于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于天者盡而顔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顔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顔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蓋顔子遠其惡之授於天

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别矣

孔光論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殽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

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别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别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盡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

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為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為歟姦者之所為歟以為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説君之意而諂奉嬖幸之賊人者不廢為賢也則天下亦少矣以謂姦歟則世之賢之者何也盖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奸足以容身彌逢其惡使人窺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

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椓喪漢氏者非光與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侈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晉人之俗髙簡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無實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壊梁傾爛為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尚實

責功則人心不侈不羞賤事天下尚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舉世尚實予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尚實之至實技乃出日鍛月鍊異能乃見秦世舞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効力辯者奮舌至于西漢六國尚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

下傲其上憤世嫉邪名譽可尊相夸成風黨與交興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此之時舉世尚名三國短世餘習不絶雄如曹操猶問許劭晉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求為美觀而不究行事譬如敗梁汚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不亦宜乎此則東漢尚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于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興先王崇之以激世厲俗故曰名譽以崇之未有無實而有名者也或曰不幸而失則何

如張子曰寧失於實無失於名漢以實强晉以名衰豈不明哉

雜說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

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内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耳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丘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為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者丘明傳春秋所取諸國之書也丘明採擇綴緝於其間故國語之言繁而丘明之文約計丘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于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為論語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於聖人

者又著為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為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一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議

至誠篇上

昔先王之為天下非徒為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茍為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悌行於匹夫匹婦之

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為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於迹迹修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

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内則其動于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于物故人望其齋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逃也立誠于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

不足者矣物之出於誠猶氷雪之有於火火至矣而氷
雪不息者非氷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
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
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
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者
其心之于禮樂既以判然為兩矣舉是物曰此為禮也
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
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

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待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

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為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説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絃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

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於惡也無有畏而刼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于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

得而聞物不可得而聞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為之動物為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為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至誠篇下

禮樂之壞數千百年而臣拳拳敢以至誠為興禮樂之

論而妄以其說獻陛下者誠見陛下有可以致先王至誠之道故也昔者子思之論至誠其說有二有自誠而明者天之道也學雖未博問雖未審而為善之誠先立矣誠先立而資學以明善者謂之自誠而明可以為善矣而未固也可以語道矣而未盡也博學而審問慎思而力行其心明乎善而無疑然後其誠立於中而無間此之謂自明而誠或始於學或終於學恭惟陛下睿智神聖過絕天下自明而誠者非陛下事也然臣竊見

陛下克自勤厲好學而博覽內無聲色畋遊之嗜以敗沖和之心外無奇技異㲀之好以亂專一之慮樂善好士尊儒尚德陛下之於學其汲汲如此者豈非陛下有至誠之性於始而資學問之益于後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者哉夫操至誠上聖之性充而達之於禮樂此臣之所以拳拳不勝大願也故臣之愚伏願陛下照之以至明動之以篤誠使有司不以禮樂為治國之故事先王之遺物時時陳之為朝廷之一事耳為禮於此者曰

吾君非安於此也是為容不得不設也作樂於此者曰吾君非樂聽此也是備物不得不用也有司且為是說而況於庶民乎庶民有知也尚復不諭而況於動天地而感動植乎故使百姓以禮樂為異觀而治國以禮樂為贅疣者其始以不誠敗之故也夫陛下之於道德既誠矣不可間矣盡萬物不可得而眩之矣夫禮樂者亦道德仁義之罷耳充是心而達之於聖奚有難於此哉臣之所妄為此說者蓋今朝廷禮樂之行上自士大夫

下達於庶民未能感化動盪如先王之時耳陛下將大明先王之禮以示天下齋莊之心乎則聖心拳拳若夫不為則不可以終日其意以謂吾之為是非以備無故也陛下將大興先王之樂以除去近世淫慢之音乎則聖心確然誠樂乎此而求吾之心其為是非以為好古設也信篤于内色見于外則得是禮也將有安之之誠聽是音也必有樂之之意精神心術與禮樂相和同而為一何施而不化何動而不應哉以陛下之至神亦養

之而已夫誠之所存見其効而莫知其故臣以謂陛下之於禮樂既已如此則民之望陛下之車服聞陛下之和鑾者其心必與平日且異矣夫惟使民覲天子之動作而其心與平日異焉此所以有間可入而動盪其心之端也夫磬者罷也擊之者物也磬之聲非其人之聲也然聞者知其人魚微物也未嘗知音也或聞琴而躍何也誠動其中則無情之聲知以其類為應物感其心則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能通天子之至誠而達於治

世之禮樂而民不化上之心者臣未之聞也自三代以來先王之術不明後世言治者不過取給目前以大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交無形而接不測皆以謂高言無實之論故臣願陛下充至誠於禮樂久而不息積而愈神則凡先王之時天地陰陽之應難至不可得之報凡教化之深微神妙者將日至而月盛矣臣嘗以謂漢之好禮樂者莫如顯宗其於禮樂之文者亦勤矣而行之無其誠不聞有至誠善學如陛下之聖也唐太宗有好學

樂善之實雖未明道德性命之理其於至誠則亦近矣然無慨然撥去末習以隆先王禮樂之意伏惟陛下有至誠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堯舜三代之隆此臣之所以為是説於今日也

衣冠篇

自陛下即位以至於今上自朝廷下及閭里事無大小一切務以法度從事而消去積習簡慢之俗其為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人衣冠車服之

制獨未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沮之意于下宜莫深於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裳弁冕珮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共朝貴賤

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槩雖畧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盖今所謂緋紫之假綬者與府胥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改之未有害也而其難於改者盖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能盡知騶而施之顛倒且不能辨況通其意乎一佩而聯衆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

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末之思也夫三代之為冠非上世無冠而先王首為之也三代之為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於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恥徒行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馬而為之尊卑

上下之别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於今亦但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既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名而為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為之别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為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為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訛舛展轉而相變以至於今則凡幾驚駭而為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

之乎則憂其驚駭而為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嘗駭笑也則何獨至於今而始憂乎此俚俗愚人之論而不可以施於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達于士庶人與胥史工商之徒皆因今之物而稍為之別使不至于相亂而不可辨則亦嚴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說而論難則臣既能詰之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一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二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議

遠慮篇上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顧危害而

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為而不輟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盖深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奇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盖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

在於此而吾之所遭偶中國富强盛衍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强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北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强敵而北面跪拜樂爲臣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

帝於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畧過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强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事費損失者才幾何歟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于民無事於敵則天下無强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為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

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凛凛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强敵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强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内患起而外禦廢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畧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强至武帝之時其盛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朔方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盖甞陵轢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

之重與之親為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朝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為治感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邉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説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邉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内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

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為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威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為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願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為而不獲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常積縑于内庫曰

俟所蓄足用即圖攻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獨照于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畀實在陛下而臣觀北朝今日之勢故為遠慮之説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言焉

遠慮篇下

臣竊以謂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遠戰當如吳起之取闔閭晉之取孫皓擇將帥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者而專委之隂謀密計潛潰其心腹為一戰可滅之計而其

深徹有未可遽論者而臣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為之經制也臣聞之匈奴之俗弱不恥受役於強小不恥見用於大而強大之國常資小族傍國之助而復相與犄角為手足之勢是以中國之力卒不可破冒頓之強也以其能服從北夷而控弦之士至三十萬而始畢之兵至百三萬者以其能臣屬室韋高昌之屬非徒獲其兵民而為之用也其弱者臣之以為用而羈縻者悅之以為助故有嫁女輸貨而悅傍族鄰國

而傍族鄰國幸其不至於侵伐也為之效力而不辭夫如是故中國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得專自漢武帝伐胡數年而無成功然後因張騫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嶺開玉關以伐萬里之國西置酒泉以隔胡羌之往來通月支使大夏捐宗室之子以嫁烏孫於是匈奴始孑孑然西顧而惴慄葢漢之兵威自龍堆之西旁暢遠達不啻萬里之地斷匈奴之右臂而壓其脅而後浸浸消縮遠遁大漠窮北之野胡馬北首埀涕而望陰山自昭至

宣而甘泉之庭强胡君長北面俯拜而聽命於漢者矣故武帝之征匈奴不在於衛霍而在於得西域故臣以謂今不考武帝故事以破壞其屬國則其勢未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臣屬羈人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

而見漢之强大乃始自貳於匈奴烏孫大國也而猶如是而況於小族弱姓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强立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貴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至於漢宜有服從之心北離小國之術也二曰兵威侵討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北之漢唐則其名號遷徙不一亦當有兵精地少為之聲援者臣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南向

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三曰審據要害而離其交盖武帝既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精甲壓其裹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圖審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積精兵萬人强弩利戰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說反間以揆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夫辨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構其隙而鬭其

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為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命以為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為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織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況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況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

以盖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哉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計之

慎微篇上

先王之治天下雖小害微患不足以為中國大憂其發易消者先王不敢忽日夜補完其藩籬芟耨蕪穢務為牢固精密不使有纖芥之隙為姦人所窺者何也以謂天下之所謂大治者非苟無大患至變而已也必將使

之確然無毫釐之憂卒然有驚而吾固已豫為經畫於衆慮之前矣先王之心豈有小害微隙之足以動吾之大計哉以謂要不能悉除之則未足以為大治而不能不累於泰然無思之懷耳葢世之善養生者比於常人則其所以累喪其生夭敗其身固已能去之矣然豈以特異於世之常人者而遂足也於是又日夜練治其氣調揉其身小至於飲食之忌詳至於衣服之節其說甚繁其防甚微一一蹈行不敢少忽於頃刻之欲者豈以

夫飲食衣服之微害為足以傾其本哉盖不若是要不為萬全必安之身斷然必趨於壽考安强之域而保其無所梗於前者耳而臣之所慮又非特如是而已也天下之患常養於安樂不慮之處馴致而積之而後日深月長極而後動而小患之不除者大患之所積微害之所在者深害之所養是又不可不察也今天下之勢四方之形可謂安且固矣甲兵之衆不可勝用矣財用之府不可勝發矣而臣竊有慎微之論於今日者天下之

重兵精卒驍將健馬大抵皆在西北之陲訓戎練卒講武用衆之法大抵皆篤於兩邊之卒而臣之拳拳以謂東南兩隅亦當有以豫備而陛下威武鎮服之氣當使之周通四海而後為足也臣少居淮南州郡其當會要之控扼者舟車使客日夜往復牽挽駕御之卒皆一切責之於州有司斷長補短常不足於用此外則不過戍卒而屯戍之卒數既不多州府諸役往往而是則有司所謂教行伍訓擊刺者特名存耳此外則僻遠之邦本

城與戍卒固已單弱而又本城之兵例不習武而戍卒所寄情如旅人夫無樂土自衛之心而望其出力捍衛輕生而不顧何可得哉夫江淮閩浙之郡江湖千里間以山藪魚鹽茶鐵之所出其間冒法桀黠之民往往竊發故江湖之間聚為寇賊殺掠商賈者雖豐年樂歲未嘗絶也雖然何足道哉狙猿雖健不可以舍山林黿魚雖悍不可以失淵泉園而守之則何能為一失其穴安行殺之矣臣特以為方其未殄也郡國不能不驚單弱

之民不能不罹其毒於陛下仁民愛物之志不能不少累耳是可惜也夫養生者既已能絶人之所大慾而人之大慾至難絶者雖絶其所至難而不為其所至易是果何哉朝廷之力固已殄強梁無紀之姦民服萬里樂戰之強敵則夫江湖盜賊之末患禁之易耳臣願陛下詔江淮閩浙之監司使察諸郡之士卒各逐其所宜頗增置之其間控帶要害有所防守當加於常郡無易其名無增其廩然其募之也有司程其才勇可為者而後

補既補則使之習戰陣行伍之法募數既廣則士卒之
充役者習戰可以番休而迭用大約一軍之中充役習
戰者各占其半更番而教勞佚相補而卒伍之長有所
遷進則有司取其挽强刺堅優於其黨者授之而監司
歲時廵按郡國皆臨蒞激賞動以勸沮使一州有可用
之卒數百人與今兵官之所率可以不至於甚弱而不
振也彼其所扞衛乃其父母妻子之邦宜各盡力而不
憚而奸民亦有以弭其心故臣嘗以為今山林之盜特

以勇力之民不能守農畝之勤安田里之養而顧其材力有足恃者故轉而為盜耳豈無刑誅之畏哉今設科以募之則夫材力可恃而無所歸者將欣然而集此亦消盜之一道也而有司不過為衣食之養仰給戶部而經費不足臣以謂諸郡既增本土之兵則戍兵漸可減罷戍兵既不外戍則其逋逃死亡可以不補益於此而省於彼何遽患費哉又戍兵之廩多士卒之廩薄增其薄省其多非獨不費且將有得焉耳若夫綱目之詳悉

精盡則願詔有司講明其大致則臣以謂不是過矣

愼微篇下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徧於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於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於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遂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遷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

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荒之野其罰之至於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率教於其閭其勢至於勞天子動卿相則紛紛然曰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遽刑之反覆激發思必反之於善則近于柔懦而不决而不率教之罰又至于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于終身又何其近於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忍也於是深

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於無益而為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微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於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為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令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繇壞矣夫惟其間有所謂桀傲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於是天下為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

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為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為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為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為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為吾患而恕之何

以異於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屏之於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忍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於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敢有所窺覬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隆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姦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姦豪者尚當為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為穿窬

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為刼掠一為刼掠則屠牛發塚盜販殺害何所不為矣故田閭之間游手無頼酗酒敺鬬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閭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鬬酗放縱而入有司者既形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除辨之鄰里保伍譏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為之罰不幸不入於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然歲終舉籍於名上之於州州設籍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闕

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為兵莅之有司籍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於逋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姦而威之亦且勸於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間無賴惡猾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孰從而起乎臣前任西京壽安尉時聞旁邑有盜發至一夕刼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纔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間豈無能行拒驅逐之者何遽為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故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

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於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閒而為之勢不須臾而紛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於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繇此之故夫與盜為聲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刼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為之助方刼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資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

深刑之庶幾以絶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於罪惡小人未嘗輒恕故曰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而無恕大憝不孝不友皆刑法無赦夫豈特忍於此哉勢有不得已故也故臣敢以消凶民為慎微之説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二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三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議

用民篇

國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今夫供天子之役者天下之民供一國之役者一國之民也不於民而役之則將孰取以為役臣未聞將辦天下之事不責於天

下之民而判然又有供役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常以教勤天下之民使各效其力而給吾之用大之為戰闘次之為力役至於會聚名集飲饗田獵大呼則大至小名則小應進退往反惟所欲為而無有違拂沮閼於前者是以國强而天下莫能窺先王之道既微諸侯爭强征伐四出莫能有以相勝而管仲獨明其故於是相桓公而行其術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二十一鄉五人而為軌則五人之長也十軌而為里則五十人之師也四里為連

則二百人之帥也十連為鄉則二十人之將也公帥十有一鄉而高子國子各帥其五於是有中軍之鼓有高子國子之鼓援之以政令閱之以蒐狩屬之以賞罰舉齊國之民無不為齊之用者提兵而鼓之三方之衆如一人三軍之情如一家此桓公所以横行天下徜徉四方而霸諸侯諸侯之國既亡裂為戰國而未知所定商鞅獨明其故而相秦孝公於是什五秦國之民而使之相教告姦者賞之如斬敵匿姦與不告者誅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爵軍功止私鬬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者收為孥鋤去怠惰驕慢之心而振作功名勇敢之意於是全秦之民踴躍奮迅人自為戰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開關東向而天下無敵夫齊秦之君所以得志於天下兵强地大而莫敢抗者無他說也彼惟能用其民故也方是時南有楚北有晉西有秦兵民土壤未必不如桓公也三晉之戎馬荆郢之精兵負海之魚鹽未必不如秦也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命出而不敢抗

亦非有他說也彼惟不能用其民故也故曰能用其民者強不能用其民者弱夫君者乘車者也民者為車與馬而載君以行者也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步驟進退惟乘者之為聽夫如是則車馬之利可愛也乘者欲止而轍不順奔踶傾側與人異向則曾不如徒行大獲車馬之利而後為齊秦惟其有車馬而曾不如徒行此諸侯之所以折而入於齊秦也伏惟陛下獨立千載積獘之後而奮張三代知遠圖深見先王之用心而善操

强國之大柄故立保甲之法以什伍其民自五家之小保而為二十五家之大保自二十五家之大保而為二百五十家之都保此誠先王所以親比其民而使歡欣相保憂患相卹無事使相師有事使相用之道而管仲衛鞅祖述之所自出者也如前所謂用民者陛下既行之矣臣猶敢為是說者以謂今保甲之政尚有詳畧之殊臣欲繕其或闕而責其未周提天下之全威以制四夷而後為足也臣竊見今天下保甲行伍之法惟王畿

與五路備邊之地而已練習教戒可用以操兵自是而往亦少畧矣今若使天下保甲盡如五路備邊之地番休教習則用或未息而臣獨以謂便令所謂都保大保小保之正長則其制當以加詳也夫軍五人而為之長必具所長過夫五人自是而上至於二百五十人之長則必智足師是二百五十人者而後責以帥屬也立法而設正長非不使選擇而後補也然郡邑或未能悉如國家之意夫一無所長而強加之名則受侮遭譴之不

暇而況能帥糾其屬歟故臣欲令自小保大保之長與都副保正有闕有司召其屬之人而躬擇之或其智可以辦事其武足以止盜而後授之臣又欲令提點刑獄之官每歲一按所部期諸保之長使各集所近之地而閱之其尤不如法者大率十人已上則令佐為有罪如是則擇之當加審夫擇之得宜則正長之名不濫而率屬糾衆之責有司有以責之矣今日畿內五路之外保甲之非近邊者雖不使之悉操兵所謂正長者既擇則

授之授之之際必使之具弓矢且曰將使爾防所部之盜也夫徒有弓矢而不知所用猶無之也故臣以謂既使具弓矢而後告之曰歲終吾將閱之臣欲以每歲之仲冬農事既閒而令尉合本部之正長而大閱之畧為賞具以旌其技之能者而鞭其尤無良者每歲一試著為定令夫野人之情易以勸沮動而難以言語喻其視上之所抑揚而尤以為榮辱夫使之榮辱於吾之勸沮雖不力教之有司而私家之習亦宜勉勵而歲一閱之

又獨在其正長則民固不勞而於事未有費也大抵正長二歲而一更如是而行之則歲久民皆足以執弓矢深山江湖之盜操刀於村落而不忌者何也知民之不習武故也一鄉之聚有善射者十夫則盜且不敢發况皆可用之民乎而議者以擾為説則先王之時一年而從事於畋者四其聞金鼓以振作從車馬以馳逐者皆平日塗手沾足於田野之民也後世兵農分而後有專於農有專於戰者然則謂後世為便民而先王為擾民

可乎四方萬里之外無一夫不為吾用而提天下之全威以臨四隅而後先王用民之效見矣

廣才篇

臣聞天下之事無窮先王應之以無窮之才故事起而不患無人雖然先王能使其人才不窮者豈徒恃吾養之使成求之使至哉所恃者能養能求而又能察使賢者畢用而無遺也三代之時養才備矣求之之道亦至矣然天子朝夕既與其公卿大夫相與議論於朝廷之

上以深知其才之所長公朝之事既退而燕私之所親左右之臣僕階陛之褻御下至宰夫圉人莫非用天下之士而不聞有冗賤愚下不在此數之人其故何也先王將以廣察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長短故公卿大夫有闕焉則或於此取之其磊落奇偉之士往往因此而得自達於上有事而用則非特取於薦者一時之言而求辦於保任之責此先王所以使人才供吾用而不窮者也臣嘗見西漢之時外則有州郡之常選内則有

天子非常之舉其求才之道備矣然獨武帝號為知人其將帥如衛青霍去病委任大事如霍光金日磾是數人者或起於近習或拔於階闥當是時天子之左右賤役下至於戲玩厮養之臣莫不有可用之才雖獸圈嗇夫養馬牧羊皆能立功名於時者何也武帝引天下之士與之同居於禁闥之中故凡起居動静之所役使悉用天下之士朝夕之所熟目目之所審故其器能才技悉簡於上心是以事至變起則卒然拔取於微賤無聞

之中駭笑者未定而武帝之心固已了然知其必濟吾事矣此英主之要道也嗚呼武帝之初宿將大臣既盡而一時新進皆足以辦事而武帝之所選蓋終武帝之世猶用之而未盡也故人君之用才猶獵夫之用矢獵夫操弓而游於山前虎兕而後豺狼獵夫安然而不憂者何也箙中之矢未有盡也一矢之力盡則一矢繼之矣以不可窮之矢當不遽斃之獸而後能有獲而免於害如獸未盡而矢遽窮取辦於一發而後莫知所繼如

是而能獵者未之有也故人君急于察才而獵夫急于聚矢伏惟陛下奮張中興之遠圖而上察衰季之弊陋文武並用賢能兩進外有學校三舍武學以養天下之英豪而三年一進多士坌進授命於庭而入官者宜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子孫世祿者亦不可勝數養之使有成來之能無壅者雖三代亦蔑有加之矣然自陛下造起太平趨事赴功能悉如陛下之意委曲周旋不使陛下勞心於中者幾人乎甚者邊境師旅之際攻城能克

得地能守遇敵能摧乘間能擣以奉揚陛下之威神於萬里絶漠之外者又幾人也臣誠不佞不敢妄論其餘臣以謂今之所尤少者將帥之臣也夫三代兩漢之盛時天下之人亦今之人也其養之取之之術雖少有異同然大抵亦今之道也何獨今之士大夫而有乏人之嘆哉臣知其不然矣而臣之私意竊以謂養之厚矣求之廣矣而所以觀察之路尤當廣之耳臣不敢臆料朝廷之事然竊以謂陛下之所深知者莫如輔弼侍從之

臣其次莫如邉鄙之將帥又其次莫如諸路之監司臺寺學校之長要州劇郡之守過是三者則朝廷未有察之之端而小臣末官無路自達於上夫向之所謂三者其人之數能幾何也而小臣末官常僚冗列乃不可勝數於不可勝數之中其所遺者臣疑其亦不可勝數也夫監司之保任三年而為縣令七考而為京官者未足以察小臣也或出於請託或出於私恩況於所謂監司者或未足以知人庸人淺夫各挾所好投類而進何者

不有此其不足恃也審矣故臣願朝廷畧取漢家之制直廬殿中執戟階陛與門扃階闥之役左右僕從之細頗選天下之士或以德行或以吏事或以文學或以辯說外使薦之監司內使舉之公卿考察精審而後授之使得從遊幸備顧問分所掌而多為之員庶乎天下之賤士得進於天子之前而陛下察才觀能之路亦已漸及於下一人之仕限三年設授仕者五十人三年而一易則且計十年之中大率小臣之才能歷於視聽者已

百餘人自是而積之將不可勝數使雖未得過人之能然才足以補朝廷智足以乘保塞亦宜稍稍而出矣非獨如是也不繇左右之薦論而出於陛下之考察則請託消而私恩不歸於下而公選出於天子則朋比蔽欺之患絶此亦天下之善計也或者不過以謂省閣之禁密左右之親近不當使外人處之臣則以謂當分直列職嚴為法禁一切禁其公謁慶弔之路而使内臣武官錯居以相察則亦無不可者苟以謂不信而疑之歟則

君子小人隨類而有内外一也

擇將篇上

將主於智而勇為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未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為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為之觀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智而勇為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

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隙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必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黒則變至於前有不能為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陵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於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之未聞鵰鶚之能

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有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於俄頃之勝否

者何嘗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為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畋虎豹興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畋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於刱室也非巧於斧斤

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傍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於百匠哉使般倕雖為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為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為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為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顧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勤勤不忍棄於進

取之武賢而黽勉不獲已於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於將為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為商為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為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為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入為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

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事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為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

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為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於外而易別者此亦覩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於必成

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為攻戰不為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為捕虜不為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

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亾而貨財經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為用財不為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繫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二將之功止于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誅之渾邪而已愚甞論漢匈奴之感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感甞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邉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

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太宗之威强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下都邑盖甞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即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尚千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絶

大漢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匈奴於漢未大甚也何衛
霍廢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
至於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
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强之突厥至
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
勞佚與成功之巨細異耶盖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
足於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
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

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茍勝而已謀定計成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十陣擣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爲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於其勇使無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辦於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當匈奴之盛而

靖當突厥之饑饉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夷傷麋爛之所失叛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度漠盖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嘗棄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獨倚斬艾之威盖已危矣至于不戮蘇

建而棄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大功用智將者雖滯於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效則智勇之効可見矣葢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二百萬斛羌不敢動矣今所積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為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

於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於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繇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况其下者乎

審戰篇

臣嘗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畧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必以孫吴去病曰顧方畧如何耳不

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於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霸天下而去病之方畧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地轉鬬千里踰險阻陟荒絶而未嘗失此亦必有以過人者而又常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務自已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盖思之至而後知

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稱項籍曰畧知其意又不肯學啗炙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臠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也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奕人之教奕也操圖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是使學者因

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為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亾而滅籍於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

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亾之時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於井陘容戰遠鬬不虞趙之絕其喉敺兵而納其閫中夫遠鬬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於國都之中而李靖勒兵於北邉腹背而東之則頡利之衆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

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苻堅之强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卑陋而關中之富强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鬭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以紓内禍故苻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為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

不敢動凡此四者葢略矣昔之為書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為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葢魏武號為深明孫子而為之解說最為簡略

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

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安之端退而視其所為則亦汗漫而不可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為是乎則一家之居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一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為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

治木乎則必有善之罷惡則不足以成牖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積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也將求善室乎亦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爲天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於一牖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於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

家而名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漫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盖召公聽男女之陰訟而舍於棠下而孟子以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雞豚狗彘山林魚鼈耕桑里閭之各足五畝之宅所用𦥑夫召公為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於草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于雞豚狗彘莫不

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槩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黄覇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於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為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為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没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為令者比

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賕之姦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至辦矣田不闢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為守則又失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慢舍是則晏安佚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逐徼利怠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

廷頒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於報覆不若特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今監司布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瀆之植畜收穫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為守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為之使守令不一

一為法而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言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尋治者有慶而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於守令而後有成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三